

# 梦之旅

► 木子

## 1

萍茹出差走了。这是星期六早上的事。

星期六早上,萍茹的丈夫梁悦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九点,他的身边已经没有人了,他大声喊:“老婆,我今天穿什么?”

家里静悄悄的。梁悦又提高了声音喊:“老婆——”还是没有声音。是不是送女儿学钢琴去了?不对呀,昨天晚上他们一家到梁悦父母家吃了晚饭,女儿说今天钢琴课在下午,要在奶奶家玩,萍茹也赞同,女儿就住奶奶家了。

那萍茹这么早干什么去了?梁悦从卫生间出来,探头到饭厅看了看,餐桌上干干净净,没有早餐。哎,这老婆今天忙什么去了,怎么也不给我说一声就走了?

梁悦拿起手机拨了萍茹的电话,传来“嘟——嘟——嘟”的盲音,他稍有些焦躁了,萍茹什么时候有过不给他他说就出去的事啊?梁悦又拨通父母家的电话。是女儿雅菡接的。梁悦大声问:“你妈妈接你去了?”六岁的女儿问:“什么时候?”“我不知道。妈妈没有到奶奶家吗?”“没有呀。爸爸,我不回家,我就在奶奶家玩。”雅菡还以为要把她接走呢。“你玩吧!”梁悦挂了电话。

梁悦丢下手机去洗漱,然后穿上衣服匆匆出了门。先去吃饭吧。他们家很少到外面去吃早饭,平时上班时都是萍茹早早起来煮好奶子鸡蛋,星期天时间宽裕,萍茹就蒸包子或烙油饼熬八宝粥。

他家附近有一家黄师傅牛肉面,很有名的,他

们如果去外面吃早饭,都去那。梁悦进了“黄师傅”,边买票边问卖票的女孩子:“我老婆吃饭来了没有?”这女孩子认识他们一家三口,想了想说:没有。梁悦再打电话,萍茹的手机竟然关机了。

梁悦心里有了隐隐的不安,一种在他内心一直潜伏着的担忧如浮出水面的石头,坚利得戳疼他的心。他折转身向家走,脚步越来越快,有点踉踉跄跄。气喘吁吁地爬上四楼,打开书房的门。写字台上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封没有封口的信静静地躺在光洁冰凉的桌面上。

梁悦有点怕了,他胆怯地走近,手有点抖,那轻轻的书信封犹如千斤巨石需要他用最大的力量拿起来。他有点不能控制地害怕,害怕看这封信了。他软软地坐在椅子上,拿起那封信,信封是洁白的,未着一字。他慢慢平复了一会,觉得自己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来面对将要看到的東西了。梁悦抽出里面的信,其实不是信,只是一张洁白的纸上一行平静的字迹:“不用担心,我出差去,四五天回!”

“出差?”梁悦重复着这两个字,“出差,你有什么差可出?哼,是出走!”他不惊慌了,事已至此,他倒镇定了。“好吧,你就去吧!”他把那张纸仍然装到信封里,然后拉开抽屉把信封丢进去。女人啊,真是一本难懂的书!

梁悦又下了楼,他肚子饿了。他再次来到“黄师傅”,要了一碗“大宽”牛肉面。他吃得呼呼响,很专心。一碗面很快吃完了,他觉得还有点饿,就又要了一碗。卖票的女孩子以为他给萍茹或者女儿买,就问:“小碗吧?”他说:“大碗。”吃了两大碗牛肉面,他空落落的心似乎实在了。走出“黄师傅”,他看到街上如流的车与来往的人,突然不知道自己该去做什

么。他站在马路边,看着匆匆的行人,悠闲的行人,脑子里一片空白,这时候应该干什么去?他想想从前的休息天自己在干什么,在家里呆着,看看电视,有时候带雅菡去爷爷奶奶那边玩上一天半天。再没有什么事?是啊,有什么事让自己做呢?

梁悦想还是去父母那吧。但父母问起萍茹怎么说呢,如果出差为什么昨天不说呢?谁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出差还有偷偷出的吗?

## 2

萍茹其实是半晚上,准确说是凌晨一点离开家的。十点多梁悦就要求萍茹睡,萍茹冲了澡乖乖地睡去了。梁悦很兴奋,萍茹不是主动的女人,能有这样的不反抗合作态度就是对梁悦的极大鼓舞。他的状态很好,持续了近乎一个小时。萍茹一直表现得比较好,没有催促,也没有厌烦和不耐烦。完了梁悦在萍茹微微发红的脸颊上亲吻了很久,然后很快睡熟了。

萍茹静静地躺在梁悦的身边,她的心里很乱,但在一团纷乱的思绪里有一点闪烁的亮光,她就寻着这微茫的光向前。

萍茹穿了衣服,开始收拾行李。很简单,只拿两套换洗的衣服和洗漱用品,到书房写了一张简单的条子,打开自家的门出来了。萍茹看着自己关上的门,有泪水滑过冰凉的面颊。但她有一种脱茧的快感,有一种化蛹成蝶的喜悦。

她轻轻地下楼,每一步都似乎踏在心里,发出巨大的响声。她加快了步子,她一边回头看,生怕梁悦醒来后追来。小区里很安静,这时候人们都睡了,偶尔有一两个窗户透出朦胧的光。萍茹穿过林立的楼房,一点都没有害怕。有月亮,但不是很皎洁,她的影子时而给楼房庞大的阴影遮住,时而又巨大得拖在她身后。

出了小区,拦了一辆面的。面的司机是个女的,很警惕地看了看萍茹,然后问萍茹去哪里。萍茹说去火车站。女司机脸上有一点鄙夷的神色,把萍茹当作那种夜晚找工作的人,或者是一个私逃的二奶。萍茹没有管司机的神色,她知道,这时候到火车站,有一趟去那儿的车。她早就在准备这次“出差”,真的。她多次到火车站去看列车时刻表,那里对她是这样的熟悉与陌生。

候车室里有点冷清,或许是这冷清让并不凉的初秋的夜晚有丝丝侵入皮肤的寒意。出门的时候,萍茹穿了一条黑色长裤和高领套头乳白坎肩,胳膊这时候有点凉,她从包里取出玫瑰色外套穿上,是那种休闲型的。

车站广播通知1156次列车到站的消息。等着坐这趟车的人不多,就二三十人。出了候车室,站外面秋风又凉了一层。萍茹随其他旅客上了火车。车厢里的灯有的开着有的没有开,是昏黄的让人马上想睡觉的那种温暖的光,车并不紧张。萍茹很快找了一张座位坐下。火车只停了三分钟就开了。萍茹看着车窗外渐远的灯光,泪水悄悄地滑落。

夜的大地沐在月光里,这月光现在这么皎洁,列车的声响在旷野里如此微弱,萍茹的心到现在才慢慢沉静下来。

她一点睡意都没有,望着窗外月色笼罩着的沉睡大地,忽儿想到如果现在梁悦醒来会怎么样?忽儿又想明天梁悦会不会疯掉?雅菡问起妈妈,梁悦会怎么说呢?这一切不是都千万遍地考虑过吗?梁悦不会疯的,绝对不会的。雅菡有爷爷奶奶照顾,梁悦一定不会对女儿说妈妈跑了。有什么复杂呢?他们应该是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睡的时候睡,生活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有就是梁悦可能不知道穿哪件衬衫哪件外套,穿体恤牛仔褲还是穿西裤休闲装?其实用不着萍茹这样操心,梁悦是典型的美男子,一米七六的个子,是那种女人一眼就能看上的高大俊朗的男人,无论穿什么都有型。那么,还有什么影响呢?吃饭?那根本不是问题。梁悦的爸爸妈妈都还年轻,他们巴不得儿子和孙女天天过去吃饭呢!梁悦和女儿都完全可以没有自己而快乐地生活。

萍茹不知不觉睡着了。

## 3

早晨六点火车到敦煌。萍茹出了车站,面的司机一下子围了好几个,殷勤相邀。萍茹摇头说不坐,几步路就到了。城市刚从梦中醒来,宽阔的马路上已经有了行人。稍有点冷,萍茹加快了脚步。去哪呢,现在?她在心里琢磨,应该先找到住的地方。先顺着马路走,应该会看到宾馆的。果然没有走多远,就看到一家宾馆,萍茹进去问了问情况便登记了一间房。洗漱后换了一套乳白色运动服和旅游鞋出

来,到服务台询问去莫高窟到哪坐车。服务员很热情,告诉萍茹先坐几路公交再转几路然后到什么地方下车,再坐车,萍茹一一记在小小的记事本上。在宾馆的餐厅吃了早餐,买了两瓶水和两个面包就出发了。

根据服务员的介绍,萍茹一点不费劲坐上去莫高窟的车。

时间是八点。无数个星期天的早晨八点,她扎了围裙为梁悦和女儿做早餐,包包子,素馅的,荤的,还有豆沙的,或者为他们父女俩烙菜盒子,梁悦最爱吃萍茹烙的菜盒子,或者做飞沙油饼,里面放了玫瑰或香豆,再熬上八宝粥。梁悦现在应该醒了吧,或许还没有,昨天晚上他太厉害了。萍茹下意识地挥了一下手,想把这些思绪赶跑,现在不想他,不想家,什么都不想。

车还没有到出发时间。一串数字在萍茹的脑子里一遍一遍地闪现。萍茹下了车,给司机说去打一个电话。在公用电话亭,萍茹拨下了那串数字。“嘟——嘟——”通了,啊?萍茹吓了一跳,她迅速地挂了机,心“咚咚”地跳个不停。看公用电话亭的大嫂怪异地瞅了她几眼。天啊,怎么会通呢?

“给我打电话!”他说。他发过了电话号码。

“不会的!”萍茹坚定地说。

他沉默了。

萍茹觉得有点生硬,但她就是这样的人。

萍茹看了一眼就“无情”地把那串数字删了。

萍茹不希望他们的距离拉近。

从此后他再没有提起过电话。

萍茹一直称他为老师。认识老师是很有意思的,拿时髦的话说就是有缘。萍茹上网后申请了个电子邮箱,她平时喜欢写点东西,有了电子邮箱就找了些报刊的电子邮箱乱投一气。一次打开邮箱,奇迹出现了,收到一封回信。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一般情况都是设置了自动回复功能,现在“灌水”灌得编辑们都被淹死了,谁还耐烦给你回信?萍茹很激动,也很感激,马上写了封感谢信,又投了一篇稿子。没有想到很快又收到了回信,对萍茹的文章作了评点,指出文章的不足之出,不过语言特别委婉含蓄。

后来萍茹每写了文章就发送给“老师”,老师每次都回,每次都是简短的几句话,但是点得很到位。

这样的“书信”来往了一年,每次老师都对萍茹“请教”的文章给以极大的肯定,但同时也会指出不足,鼓励萍茹继续努力。萍茹以前写也只是很随意

的,有时间有心情而为之,自从“认识”老师后,过一段时间不写点什么就觉得对不起老师,写了就发给老师,等老师简短的回信。这些信一点没有感情,但都有温度,萍茹在读信时心里总是暖暖的。

有一次老师在信中留了他的QQ号,萍茹犹豫再三还是加上了。和老师聊天的次数不多,萍茹聊天从来不问别人的职业年龄什么的,老师也是这样的。老师话不多,萍茹也话不多,时常就出现“冷场”的情况。萍茹就有了淡淡的遗憾。萍茹仍然写点小文章发给老师,老师仍然给她回信。聊天也依然继续,冷场也依然发生。一次聊天的时候,老师发他的手机号给萍茹,萍茹当时就删除了,说不会的,她不想“太近”,萍茹喜欢淡。

但在踏上这座城市的一刻,那串数字奇迹一样在萍茹的脑海里浮现。萍茹一直想把这浮出水面的皮球按下去,可它总是顽强地冒出来。萍茹对数字一向不敏感,可仅看了一眼,这个号码突然就固执地来侵扰,萍茹的心不能静了。

“姑娘,打不打了?”公用电话亭的大嫂问,这个女人一定看出萍茹慌乱的心。

“哦,我不打了。”萍茹仓皇逃到车上。

车开了,一种懊恼抓住萍茹的心,但随即就是一种释然,让她的心有了另一种感觉,轻松。车子在平坦的柏油路上疾驰,萍茹的心也在疾驰。如果刚才接通电话,他的声音是怎样的?很有磁性的那种?还是很清亮的那种?还是比较浑浊深厚的那种?老师对自己的声音一定会失望的,萍茹对自己的声音一直没有信心。如果接通的话,老师问“你是谁”,自己该怎么回答?不出声,老师能猜出来是自己吗?又该如何称呼呢?就叫“老师”?萍茹自己都想得笑了。

## 4

宽阔平坦的柏油路蜿蜒出城,两边是大片的田地,深深浅浅的绿的田野丰收在望。渐渐的出现了戈壁荒滩,和零落的沙丘,再向前,就是连绵的沙丘和沙山了,横亘在苍茫的天地间。

到了目的地萍茹随其他游客下了车。因为不是假期,来的人并不多。五个老外,三男两女,看起来都有五六十岁,都有点肥胖,背着旅行包和照相机。还有一对小青年,小伙子二十出头的样子,女孩子看起来岁数大点,听口音是南方人。还有十来个人是来敦

煌开什么会的哪个地方的领导。萍茹独自走开。

萍茹先不急着想去看那些半壁里神秘的洞窟,而去看那道土塔。读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真觉得不能自己,还淌了眼泪,为敦煌,为那个道士,真是那种感动自己的爱国情怀。现在她围着道士塔转了几圈,破损的土塔千疮百孔,像那个拿着扫把穿着破烂的灰布棉袍蹒跚的汪道士,在萍茹温和的谴责的目光中瑟瑟发抖,狡黠怯懦的小眼睛眨着贪婪的光,好像在说:“我知道罪孽深重。”忽一缕旋风掠过,萍茹似乎听到一声喟叹。是这个老道士?你说你冤枉,不是你这些文物见不到阳光,不是你这些文物不知道现在人还能不能见到?都骂你把国宝送给外国人,如果你不送他们,他们也会抢走的,就是他们不抢走,还不让我们国家那些土匪老爷县长官僚倒腾坏。萍茹觉得这臭道士还有理了,那在这凭吊一番,不责问他了!即使不是汪道士还会有张道士或者李道士要发现,也会换衣服换粮食换银圆。敦煌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是啊,存在哪个国家不一样呢!当时萍茹还写了篇文章,老师看了后说骂道士没有道理,说写文章要有自己的见解,有自己的思想,不能步人后尘,不能拾人牙慧。如果今天打通老师的电话,老师来了,那道士塔前该是另一番情趣。

走下小沙丘去膜拜那些大智慧大勇气与大文明。于雕塑她是不懂的,于艺术她也是不懂的,但她能感觉到美,感觉到震撼,感觉到那生命散发出的酣畅淋漓的舞,灵与肉的和谐的造型美!丰腴光润的肌肤,饱满圆润的脸盘,流盼的美目,舒卷的长袖,皇皇大唐的那种雍容华贵大气豪迈的胸襟就在玉带凌风中扑面而来!

静静地肃立,眼睛里是纷呈的色彩与飘舞的飞天,她们不是僵立千年的影子,她们是那样的有生气有活力的一群,血肉丰满情感昂扬,琵琶声激越千年流淌千年。欢乐是她们歌颂的主题,生命是她们舞蹈的源泉,她们不歇息,她们不累,她们不惑,她们不痛苦,她们不寂寞,她们不悲伤!看着看着,萍茹觉得自己也舞起来,她的灵魂已经飞升。她举手她旋转,从来没有过的美妙,她听到琵琶清越的曲子,她竟然踩着那曼妙的步子,如那善舞的飞天翩翩。这个洞窟里只有她一个人,是那些凌空自由的飞天赋予她舞的灵性还是那满目含情的菩萨赐她灵动的身姿。她已经不是她,萍茹是谁?谁是萍茹?她是一个飞天,一个被尘世遗弃千年的飞天!这漫天的舒卷正是她的梦寐,这自由的飞翔正是她灵

魂的寄托。冥冥之中的安排,她来了,她来了!这召唤让她如此真实地感觉到她的渴望。

这个时候如果梁悦看到了,他绝对不会认为这人是萍茹,是他的妻子。萍茹不会跳舞,不会唱歌,她只属于厨房,属于工作,属于家庭洗涮打扫归整计划,属于他老梁和女儿,属于他的父母和她的父母。歌与舞,对萍茹来说是金子做的奢侈皇家餐具,不是过日子的,只是瞻仰而已。只在他们谈恋爱的时候,他带萍茹进过舞厅,后来萍茹的舞厅就广阔得多了,单位她是女强人,事业做得顶呱呱,领导看好同事抬衬,在家她是典型的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家中没有他梁悦可以,但没有萍茹就不成,她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尽情地展示一个能干的漂亮女人的风采!

萍茹如痴如醉地舞着,轻盈如燕,婀娜如柳,风在耳旁掠过,自己的衣服已经是盛唐那华美艳丽的缕纱,在半空里衣带飘飘,流苏飞扬,还听到玉佩钗环叮当,又有流水哗哗,天籁不正是这样吗?

“你——”一个遥远的声音,划破绚烂的舞衣。萍茹愕然回头,一个纤细的女孩子,满身散发着艺术气息,站在她的身后,毫不掩饰自己惊讶的目光。“你没有事吧?”身体如此纤细,而声音却是圆润甜美。萍茹正口渴,这一句像甘甜的泉水,让她从混沌迷梦的世界醒来。

“你在这站了有两个多小时,”艺术家说,“我前面来看你独自沉思没有打扰,先到别处去转。我也不喜欢导游职业性的讲解,更不喜欢那些什么都不懂的人胡说八道,在这儿,是纯粹的自我感觉。刚才我都以为你晕过去了,甚至休克了,怎么还是那个姿势!”

萍茹微笑了。刚才她与那些反弹琵琶的飞天凌空舞呢。

## 5

女孩子来这里已经半月了,叫苏纨。她笑着对萍茹说一个多么俗气的名字,但张爱玲这个名字不是更俗不可耐吗?可是张爱玲是一个俗气的人吗?听了萍茹的名字后她大笑,怎么和你这样像啊!一个古典美女!如萍含茹,好不好,你这人一定是劳累命,闲不住!虽然名字里透着你的贤淑与恬美,但萍之漂泊茹之苦也!哈哈,说完了又笑自己,说自己将来就以卖字画为生兼算命测字。这个奇特的女孩



子,她这样开朗这样健谈。

苏纨就住在莫高窟山下的一家小旅馆,设施条件都不错。她似乎对萍茹产生了兴趣,力劝萍茹不用回敦煌市,去和自己住,自己一个人住呢。

萍茹想也好,打电话到市里那家饭店,说今晚自己不回去,房子先不退。不急着回市里,她们俩便在沙丘四处漫游。也有零星的游客,但对白天相对热闹的莫高来说,傍晚的时光这样的美好。萍茹的记忆里从来没有过这样静谧的傍晚,夕阳已经不见,但西边的天空却是一片玫瑰红,无数起伏的沙丘在白天里有点热烈,而这时候全披上了朦胧的玫瑰色的晚装,羞涩而沉静,温柔而端庄。那高高低低的洞窟,也安静下来,不知道那些菩萨那些佛祖,那些飞天他们现在的面容,依然安详还是也有了疲惫?依然在微笑还是也有了厌倦?依然是舞蹈还是也停了弹奏卸了盛装?

风轻轻吹过,你听!萍茹听到琵琶清越的声音,大弦嘈嘈小弦切切。苏纨说,你是来这里寻梦的。你想演绎一出现代的琵琶女与白乐天的知音绝唱!你为满腹诗情的女才子,现在需要一位流浪或落拓不羁的男性艺术家。嘿嘿,她狡黠地笑了,我来扮这个落拓不羁的艺术家,你可心动?“

萍茹大笑。

“我可说的是真的,我对你一见钟情。你在那个洞窟里似乎是灵魂出窍了,你那种迷醉或者是痴迷的神情你不知道有多美!”苏纨继续开玩笑。

萍茹笑不能抑。突然想到自己的雅菡。自己是女人。由小女孩到亭亭玉立的大姑娘,然后为人妇为人母,走过一条什么样的路呢?这苏纨显然和自己走的又是不同的路。雅菡呢?她又会是一个怎样的人生呢?

她不是多话的人,她想知道苏纨的事情,但她不问,她想这女孩会自己说的。

萍茹沉默了,苏纨也沉默。月亮很亮,金黄的圆盘就悬挂在头顶,天显得很低,湖蓝色缎子一样直垂挂下来,月边静卧一朵云,两相厮守。“纤云四卷天无河,清风吹空月舒波”,苏纨低低地吟了一句诗,然后俯身把头埋在萍茹的怀里。萍茹看到了苏纨脸上亮晶晶的东西,如一颗颗珍珠一样滑到她的心里,冰凉冰凉的,她不由打个寒战。

直到回到旅馆,苏纨再也没有说一句话,脸色像月下的湖水幽幽深远。

各自洗漱了后,悄悄上床。萍茹躺在床上,白天

赶跑的那些思想又全涌来掩埋了她的大脑。梁悦今天会疯吗?他会到处找我吗?他会跑到单位跑到所有亲戚朋友家去找吗?他会去电视台发寻人启事、在报纸刊登寻人启事吗?是大发雷霆,怒不可遏,还是痛心疾首,灰心丧气?这一天,他是怎么过的呢?雅菡呢,她知道自己的妈妈莫名其妙地失踪吗?她如何能相信妈妈会这样消失几天?她想该不该给孩子打个电话,不知道梁悦对孩子说了没有?孩子会问妈妈走哪了吗?婆婆是个大撒手,一辈子都被老公公照顾着,退休后迷恋上了搓麻将,做饭就是老公公的。梁悦常说自己老妈命好,摊上他爸爸,没有脾气没有性子,在上个世纪还是男权主义的时候,他们家就已经是女权主义了。婆婆说了算,是最高指挥官,公公是典型的模范丈夫,承包所有的家务活,还做得无怨无悔,兴趣盎然。别以为公公是个窝囊男人,在单位他是一把手,事业也很辉煌。萍茹不得不同意梁悦的说法,他妈真是好命。从老太太现在的形体看,年轻的时候也未必是美人。后来还想她是不是有什么独特的技艺,比如女红,比如厨艺,比如舞蹈,比如会弹琵琶吹笛子。后来萍茹发现婆婆实在是个平常的人,甚至是个平庸的人,琐碎无趣的人。梁悦说物极必反,他们家现在改朝换代了,他和萍茹刚好和他爸妈换了个个。梁悦长得高大挺拔仪表堂堂,但他直接遗传了他妈的性格,大事小事不管,是典型甩手掌柜的,大撒手。好的一点是没有什么恶习,但谁知道老了后会不会学他妈呢。还有一面,萍茹一直不愿意承认,梁悦的平庸与庸俗。在她内心深处,这是一把利剑时刻刺得她心疼,如果不虚荣,如果不贪图他家那点条件,和她生活在一起的会是另一个人。那个人,萍茹愿意像现在这样事无巨细地为他,但她的心是欢悦的,因为他是一个能读懂她每一个眼神的人!他们共同在那些美妙的音乐里徜徉,共同在那些温暖的文字里激动,共同在那些美丽的花美丽的晚霞所有美丽的事物面前陶醉痴狂。有一次女儿问她一个脑筋急转弯:世界上什么药买不到?她说当然是后悔药了。女儿说:“不对,妈妈,不苦的药买不到。”她笑过了,内心空空的。

## 6

萍茹和苏纨几乎是同时醒了。苏纨说,今天做

向导陪萍茹好好玩一天。莫高是不能浏览的,她需要细细地品味。

苏纨催萍茹赶快起床,这女孩子还是个急性子。似乎忘记了昨晚的忧伤。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每个清晨面对的是新的生命,过去的,忘记吧。忘记了,但真能从心里抹去吗?

走出那条小街,她们踏上了沙丘。太阳还没有出来,远处绵延的沙丘如起伏的波涛,天空微明,缕缕白光划破那蓝色的帷幕像从幕后射出的灯光。西天角几颗朦胧欲睡的小星星。

静谧的大地,沉默的洞窟。

苏纨领萍茹爬上洞窟对面东边的一座最高沙丘。那幅巨大的幕布已经被万道金光劈开,或者是不知不觉为天人拉开,自然华丽的舞台呈现。向东是金黄的沙丘滚涌奔流到碧绿的大海,绿色勃勃地迎接了黄海,东边那红色的燃烧的火球毫不吝啬地把铺张的热情送给它们。萍茹看到了最强烈最美丽最眩晕的油画。黄色,绿色,红色!苏纨转身,红霞披在她的背上,她肃立凝眸,如一尊雕像。这剪影这背景,萍茹真恨自己不是伟大的画家,又悔没有带相机。但接着萍茹也成为一尊雕塑。她被自己看到的景色完全怔住了。

背着朝阳,她看到了对面的莫高洞窟。半壁上那一个个敞开的洞窟,佛光万丈,紫烟袅袅,云蒸霞蔚,几疑不是昨日去看的那一个个陈旧苍老的洞窟。眼前的一切不是画,不是中国写意山水,也不是外国油画,没有哪一种画法把它拘谨,没有哪一位画家把它捕捉。它显然不属于人类,它属于佛国,属于天界。耳畔似乎传来仙乐,悠扬婉转,明快活泼,飘渺不定。

两人站久了不觉跪坐在尚冰凉的沙上,直到太阳火辣辣的直扣在她们俩头上,才相携下来。沙子那么纯净,暖气直扑上来。苏纨脱了鞋子褪了袜子提在手里,让萍茹也脱了。两个女人一大一小,都是那种形体比较优美的人,款款从金黄的沙丘下来。脚下的沙子温柔得像母亲的抚摸。她们像刚刚从沉醉中醒来,脸上都带着一种神秘而梦幻的色彩。

游人渐多,或大声询问或高声炫耀,两人才发现鞋依然提在手里,忙穿好鞋袜。两人在小摊上买了瓶装水和面包,边吃边四处逛。

再次进入昨天那个洞窟。萍茹和苏纨屏声息气,那满壁的飞天,一夜之间更显温润丰腴,美目流转,钗环叮当,满袖盈香,博带微拂。

苏纨翩翩起舞,忽而旋转如风,忽而妙曼如云,忽而反弹琵琶,忽而轻舒柔臂,忽而跳跃忽而仰卧,萍茹简直惊呆了,不知道舞的是壁上飞天还是那个叫苏纨的女孩子。她只感觉到春风浩荡百花争艳百鸟齐鸣,生命的大宣泄生命的大升华!那是她吗,昨天的自己这样舞着,是的,是她,是萍茹,在舞!

苏纨气喘吁吁地停下来的时候,看到萍茹恍若梦里的样子。昨天她也是这样的一副神情。

平凡的日子里极尽精明聪慧的女人,青春岁月的梦想到底实现还是远遁?难道工作安逸,难道家庭和睦不是曾经的梦想吗?出色的工作,优越的家庭环境,潇洒帅气的丈夫,这一切是多少女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啊。有谁把这一切都占全呢!那心底常常的焦渴又是为什么?为什么总觉得这圆满幸福的生活有点虚弱?为什么会在午夜梦醒时总有无边的怅惘?

生命里还潜伏了那种张力,萍茹不知道。但她实在想飞,想舞,那淋漓尽致致的飞升与跳跃,奔腾与狂欢。

苏纨目光如炬,热烈地燃烧了,她看到萍茹眼中的火焰与她一样炽热,然后两个女人同时伸开臂膀把对方紧紧抱住。泪水打湿了各自滚热的心。

苏纨为艺术,也为自己的力量。萍茹为自己的梦,那种飞升的梦,超越的梦!

苏纨终于成功了。她欣喜而泣。

她创作舞蹈“飞天”参加比赛,但怎么也找不到感觉。她来到这里,面对飞天,与她们交流。但十多天来她仍然那样空洞,所有的动作都显得虚幻而不真实,所有的舞姿都像抽干水分的花,她舞的不是飞天,只是没有灵魂的幽灵,没有血脉与肉体的僵尸。她几乎要绝望了!

昨天下午,她看到了,她看到满墙飞天热烈起舞,她颤抖了!她看到那个绝妙的舞者,她超越了自己!这个执著的女孩!

## 7

苏纨走了。萍茹在苏纨身上看了过去的自己。

萍茹去看鸣沙山和月牙泉。一次老师发了两张图片,是他拍的鸣沙山和月牙泉风景。萍茹想老师一定是摄影家,怎么会拍下这样美的照片!老师发了个笑脸,说不是摄影家,只是爱好摄影,并且那风

景本是美。然后说如果萍茹来了他愿意做导游,比真正的导游有趣多呢!然后就发了他的电话号码。这是他们聊天聊得最顺畅的一回,但萍茹马上说“不会”,并且迅速把那串号码删除了!又冷场,然后就是淡淡的幽怨和遗憾。萍茹不想再和老师聊天了。她只想过段时间收到一封邮件,电子邮件是神秘的温暖的,不动声色地传递着一份情愫,又激起一种渴望。让生活中的美满有点缺憾,让萍茹无端地想做点什么,想超越什么。

沙坡不是很陡但很长,望不到顶。她手里提了鞋子,赤脚踩在那软绵绵暖乎乎的金色波浪上,这浪是静止的精致的完美的,如那款曼舒缓的小提琴协奏曲。身后是一串浅浅的脚印,似一条淡淡的缕纱隐约飘逸,或是她拖曳的长长的裙裾。萍茹一会仰头看那蓝得让人想飞的天,一尘不染,空明澄澈,她唱歌,她知道自己唱得不好,但是有什么关系呢?这样的天,这样的地,她是如此真实的自己,就是自己,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她什么都不顾忌,什么都不去想,就由她的心来支配一切身体的机器,不需要智慧不需要理智不需要情感。一会她又疯狂得跑起来,甩着一头长发,把鞋子扔得远远的,自己一段一段去追,就像追逐一个又一个目标的野兽,追逐就是她的快乐。她想到童年的各种游戏,能玩的就马上在这无人的沙海里且行且乐。童年啊,无所顾忌的童年!人啊,要么是自己给自己套上枷锁,要么是别人给你套上。萍茹脑海里出现那部美国电影《野性的呼唤》,还有一个人。

萍茹大学毕业的时候,没有什么可考虑的,回到了她的家乡,那个小县城。父母早已经托人把她的工作安排好了,进机关,然后就是这门好亲事。萍茹在关于命运前途生活条件负担的思考中放弃了一段美好的感情。似乎那时候也没有多少悲痛欲绝,那个曾经浪漫地共吟诵“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他,默然离开。他的才情,他的胸怀,他的气度,他的一切现在可以说远远抵过楼房抵过电视冰箱电脑等等。现在,她衣食无忧,可她的心总不能满足。这个满足,没有人能看出来,她是多少人羡慕的幸运人啊!每当她为一本好小说沉醉,为一句经典的爱情誓言感动,为一首哲理的诗歌感慨,为那落日余辉里的飞鸟着急,为那春风中的山坡新绿欣喜,为那淅沥的小雨沉思,为那飘零的落叶惆怅,她的身边没有一双与子戚戚焉的眼睛,没有一双温情的手抹去她坠落的珍珠,没有一双有力的手握紧她

冰凉的小手,没有一双有力的臂膀揽她在怀里,没有一张同样欣喜的脸,没有……

在这个小县城谁不知道她是个贤淑能干的女人?她的父母,他的父母,还有他们的亲戚朋友,谁不称颂她啊?可是,她常觉得累,生活没有一点希望。如果说有,就是女儿吧,但希望小小的女儿能怎么样呢?

她买了电脑并联网,这在小县城也是屈指可数的。梁悦对电脑不感兴趣,他似乎没有什么兴趣。他不看书,也不去户外运动,也不喜欢体育节目,每天上班下班后就是看电视,不管什么电视剧看两集到十点多就休息。他没有任何烦恼。萍茹上网他从来都不问,也不好奇。他对萍茹是一百个放心,他爱这个女人,他因为这个女人而骄傲而自豪。有多少人赞美萍茹的能干和贤惠呢。他没有理由不信任萍茹,萍茹是一个不好事的女人,是一个不惹事的女人,萍茹是个理智聪明的女人,是一个善良的美丽的女人。他的爱情就是她的。他从来没有想过萍茹是一个读了几年大学中文系的女人,这样的女人与他看到的小县城里涂抹妖冶打扮时尚的女人有什么不同。他初中毕业后在家呆了两年就上班了,令自己无数同学羡慕的工作——工商银行,那时候他家老爷子还是一把手,在这个小县城有多少美丽的女孩子跟他呢。更何况,他又长得帅呆了。父母对他的学习没有办法管,而对交朋友却管得严,谁家的女孩子是娇惯坏的,谁家的女孩子一点不稳重,谁家的女孩子没有礼貌,谁家的女孩子是妖精,谁家女孩子死板板不会处世为人,谁家有狐臭女孩子当然不能要。纵横一个十字两条街,有多少女孩子禁得住他们家的考验?这样他工作五年二十四岁的时候还是单身贵族。而这时候,萍茹大学毕业了,两家大人在一次会议上无意问起,三言两语竟做了亲家。他说自己随他妈,命好。这是谁都看得出来的。他的生活是美好的美满的幸福。他妈妈有一次和他希望萍茹再生一个男孩,梁悦马上就对妈妈发了脾气,丫头有什么不好?再不要提,那样会让萍茹不高兴的。萍茹是梁悦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宝贝。他,粗心的他没有发现过也不知道萍茹午夜梦回的喟叹为何。萍茹上网多迟他也不责备不过问。萍茹不知道,这是他对自己的绝对信任还是漠然。萍茹遇到了“老师”,她的心海微澜泛起。她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但她还是努力让生活在自己的轨道上正常运转,但她觉得生活,平淡如水的生活里有了一些



色彩,很诱人的,虽然还捉摸不定,但让她觉得有小时候“大学”两个字一样的那种光亮在远处召唤自己。

萍茹在一篇文章里说:自己是一只作茧自缚的蛾子。老师看后评点说,为什么不破茧成蝶呢?

生活一如既往,而她的心开始一点一点苏醒一点一点疼痛。尽管是一个理智的女人,也免不了情绪的波动,渐对梁悦对孩子和老人有不耐烦的表现,这使她好痛苦。她说想出去转转,梁悦说在家什么都见,网上不是什么都能知道吗?到处风景都不一样,累死累活有什么意思?在家多好。梁悦让她买好多的衣服首饰,可这样的一颗心不在这些东西上啊。

一个个深夜,萍茹问深邃的蓝天,问闪烁的星星,问皎洁的明月,问呼呼的风,问啁啾的夏虫,自己幸福吗?

她不想她是这样的,但她又不知道该是怎么样的。

## 8

萍茹兴致勃勃,一路玩着登上了那大大的沙丘,回头看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那么长的沙坡,再看到已经登上沙坡的人都在捶腿,坐在那儿直喘气。沙丘顶上她遇到了第一天和她同来的那几位老外。一个老太太很显然也认出了萍茹,友好地微笑,萍茹回以微笑。没有想到老太太会汉语,用地道的中国话问萍茹是做什么的,来敦煌是游玩还是研究什么?萍茹说只是游玩。老太太又问为什么一个人来?结婚了吗?萍茹说女儿已经五岁了。和老太太一起的老头也会汉语,想不到他已经七十多岁,是老太太的爱人,他们这次是新婚旅游。萍茹感到不可思议。老太太很健谈,问萍茹关于敦煌关于莫高窟,关于敦煌变文研究,问丝绸古道,问西安兵马俑,他们将要到西安。老太太给萍茹照了好多照片,他们又和萍茹合影。

萍茹和老太太有点一见如故,互相留了地址和电话号码。分手后,萍茹独自到月牙泉边。天色渐晚,凉风习习。那么一泓静卧苍茫的沙漠中,是月是镰是钩。芦苇举着白头飒飒作响,守望这戈壁童话大自然奇迹。萍茹独坐泉边,什么样的生命都似乎是上天安排好了位置。八百里洞庭浩淼碧波岳阳楼

上高歌挥毫的文人墨客,豪情万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想成为一湖银波。西子湖畔多少吟风弄月的故事,那里是栖息受伤的心灵和修复爱情的温床,失意落魄的人在那幽幽碧水接天莲叶中寻得安慰,才子佳人唯这水来缠绵来抒写悠悠之思。和雄壮的洞庭,柔美的西子,同样的质,但她就这样静悄悄地躲在沙漠的一隅,只到读了余秋雨的苦旅才在文人的视线里见着她。没有豪情没有幽怨,安于这个命运。萍茹轻轻哼起田震的《月牙泉》——

就在天的那边,很远很远,有美丽的月牙泉。  
它是天的镜子,沙漠的眼,星星沐浴的乐园。  
那年我从月牙泉边走过,从此以后魂儿绕梦牵。  
也许你们不懂得这种爱恋,除非也去那里看看。  
看那,看那,月牙泉。想那,念那,月牙泉。  
每当太阳落向,西边的山,天边映出月牙泉。  
每当驼铃声声,掠过耳边,仿佛又回月牙泉。  
我的心里藏着忧郁无限,月牙泉是否依然。  
如今每个地方都在改变,她是否也换了容颜。

也许是这首歌让萍茹选择了敦煌,老师的那张照片更让萍茹心动。她来了,一个人,追梦。

一抹胭脂轻轻地擦在月牙儿边,微微的红晕漾开来,有了些许的羞涩,因为我这样的凝视吗?几株柳树和小小的庭院成为一幅剪纸。一丛丛青黑的芦苇如她密长的睫毛扑闪扑闪,不几下西边那水红的披肩就渐行渐远。转眼天上一只眼清凌凌急切地照临,两眼望穿,你印着我我映着你!一浪一浪金色的波涌过来涌过去,圣洁又柔和。那是伸向她的臂膊。她也激动地荡起一层一层的银鳞扑过去。但这样夜夜的呼唤终没有改变它们各自的容颜,而思念永远。这时候,思想是没有的,萍茹自己也没有了。

“踏踏”,是什么声音,在这寂寂的世界里骤响。回头,是一位小尼,为着不惊吓了萍茹故意弄出了脚步声。素净的脸,精致的口鼻,又是一弯月牙泉。难道她是来守护这眼?清凌凌如秋水,静默如处子。没有任何语言,她用眼示意萍茹跟她走。萍茹想问许多想说许多,但在小尼明月似的眼波里溶化了,无从说起,只默默相随来到庭院西边一小厢房。

一老尼慈眉善目对萍茹施礼,然后轻言慢语问萍茹,如果不回到外边旅馆去可以住在这小小的庭院,而这时候已经没有骆驼了,萍茹显然是得自己



走出去,可这不是容易的事。萍茹忙表示感激。老尼又问萍茹吃晚饭了没有,萍茹才想起一天来只早晨出门后吃了碗面,中午在鸣沙山和老外吃了几口面包喝了点水,一说肚子竟然听到了她们的谈话一样叫起来。老尼吩咐小尼去做饭,不一会一碗面条两个小菜就端了上来。也许是饿了,这素面素菜好香,是萍茹离家出走几天来吃得最美最舒服最有家味的饭。家里的时候,她也是喜欢清淡的。老尼静静地看萍茹吃过了就让小尼带她到东边一间同样的厢房去休息。

小小的房间,一张床,铺盖都是素净的灰色。上墙有一紫檀木八仙桌,两边两把太师椅,同样的颜色,都有了斑驳的落痕,看来年代久远了,但那红色是依然鲜亮如新。桌上置一小青铜香炉,没有燃香。桌上方墙上是一幅国画,几丛秋菊,墨色里灿然地开着,淋漓地绕着几株疏篱,大约取秋菊绕陶家之意。与床相对的墙边设一组单人沙发一小茶几,几上一套紫砂茶具,擦得熠熠生辉。墙上是四幅竹子,依然感觉翠色欲滴风声飒然清凉沁心。好竹好画!萍茹暗叹。心中便思忖这庵这老尼。

萍茹躺在这奇异之地关了床头的灯,起身轻轻卷起垂落的窗帘的一角,然后躺下。她依然看到月牙泉,这只满眼生辉的眼。四周没有一声秋虫的弹唱,只有这融融的月色簌簌地泻下。老尼清澈的眼小尼静默的眼天上的眼沙漠的眼一双双与萍茹对视。有多少故事沉淀在眼底?她们又有怎么样的人生?她们走过怎样的路而来到这泉边小庵?梦里依稀听到琵琶还是古筝的幽幽清音。

第二日萍茹起床,晨曦里乳白的雾还没有撤走她的幔,小尼已经起来飒飒地扫干净清静的小院。萍茹转到月牙泉边,俯身掬起一捧这神奇的水,凉彻心肺。“我若挹你以眼,必赠给那善歌的盲妹,她必能明眸善睐!”一个女子在泉中幽幽地凝望着萍茹,似曾相识的神情,那浓得化不开的心事是否已经沉淀在这浅浅的一湾?这浅浅的一湾怎么就容下这呼啸的风这磅礴的沙?

在第一批客人吵醒沙梁、小院和这沉静的泉时,萍茹骑上骆驼离开了。牵着骆驼的是一个十三四的女孩子,瘦弱却很机灵,两只眼睛大大的圆会的说话,嘴巴也很灵巧。萍茹在骆驼上一摇一晃,一边问女孩子多大岁数,为什么不上学。

女孩子沉默了好一会,等她再抬头看萍茹,萍茹看到她眼里亮晶晶的东西。她告诉萍茹,家里还

有个弟弟,爸爸只供弟弟上学,说女娃娃上学也没有用,还说上了学读了书的女娃娃心会野,长大了,大人就管不住了。她已经在这拉了四年的骆驼,无论春夏秋冬她都来拉。像夏天有时候一天能挣一二百块。爸爸妈妈在家种地。萍茹问她想过自己的未来没有,女孩子摇摇头。问她想不想到外面打工去,她说想,但是爸爸不同意。女孩子告诉萍茹她的几个好朋友都到深圳和北京打工去了,说那地方真是天堂。问萍茹去过吗?萍茹说去过,真是天堂。女孩子一下子变得沮丧起来,她或许为自己的命运而感到悲伤了。她哪里知道人生有太多太多的事不能由自己做主?

萍茹换个话题,问她知道庵里那两个尼姑吗?女孩子说知道。

## 9

老尼法号静悟,人们都称她静师傅。她在这庵里有二三十年了,是这里的住持。人们都不知道她从哪里来,具体是哪年来的也不知道了。只是听大人们说静师傅是从大地方来的,至于什么大地方也不具体,或许是省城兰州或许是京城北京。但人们都知道她会写诗作画还会弹琵琶拉小提琴。传得很生动。每次敦煌市里的领导带领省里或者京城来的大人物来这沙窝窝,不是冲那越来越小的月牙泉也不是冲那只有名声没有了鸣声的鸣沙山,而是冲这小庵里的静师傅的。她还会给人瞧病,常给这些拉骆驼的孩子们号脉,给几样草药治他们的头疼脑热什么的。有人说她以前是教授,因为婚外情闹得满城风雨只好躲到这儿来;有人说她的丈夫是很大的官,犯了事判了死刑,她为赎罪来这儿;有人说她是名人,因为厌烦整天的应酬和虚伪的生活悄悄来到这里……

小尼是敦煌市的女孩子,那可是个坏女孩。还在上初中时就谈对象,怀了娃被学校除名了。父母听说都做很大的官,把她弄到外地去念书,她不去,跑到这庵来当小尼姑。

骆驼在沙漠里蹒跚,萍茹高高地在黄沙的金色洪流中沉浮,眼前是小尼俊美清秀的脸庞和如秋水样澄澈宁静的眼睛。花一样的少女啊,她如何就能读出那无主我心的佛典呢?老尼那张脸真是令人难忘。细细回味那是一张宋代仕女画,淡扫蛾眉,轻笼

寒烟。素淡的灰色掩不住华美的气质，沉静的眼神难抑飞扬的才思。想必那小小的客房中东篱菊与几茎潇湘竹皆为她的手笔。那画那人。萍茹不禁想起上个世纪那位美男子，他留下了千古绝画与绝唱，而自己走向青灯长卷，让多少俗人去费思量！

一沙一世界，谁有谁的轨迹，按宿命说。

回到小小旅馆，萍茹结账后坐车到敦煌市。到先前入住的宾馆，萍茹先洗个澡，换身衣服，打算下午离开。几天下来，眼睛适应了纯粹的颜色，蔚蓝的天金黄的地，突然间到这到处是高楼大厦绿树成荫的世界觉得有点恍惚。刚出宾馆大门没走几步，就看到一张脸笑得如菊花对自己盛开。还在怔着，对面的人已经几步小跑过来拥抱了萍茹。

“小茹！”对方热烈地拥抱拍打着萍茹，萍茹微微努力地挣开热情的拥抱，才想起来。

“你怎么在这儿？”萍茹拉起对方的手，“你不是在南方吗？听说在广州还是珠海？”原来是初中时代的好朋友枫。

“早回来了。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出差？”

萍茹点点头。

“就一个人吗？没有其他同事？”

萍茹笑了笑，点点头。

“是才来吗？”

“不，已经几天了。今天下午回。”萍茹含糊其词。

“真是巧。你刚一出宾馆大门，我就觉得很面熟，仔细一看，天哪，竟然是你。走到我那里去！”不容分说拉了萍茹就上面的，七拐八弯来到一家“足浴足疗中心”停下。

“老板回来了！”门口漂亮的迎宾小姐对她们鞠躬问好。萍茹转脸看李枫，她正一脸得意地看着自己。

萍茹微微一笑：“不错呀，你！”

枫领萍茹曲曲折折来到最里面一间房，看来是枫的办公室。很气派的装饰装潢。萍茹赞美了几句。枫叫服务员准备房间让萍茹舒服舒服。萍茹说不，但她哪里肯依。

萍茹和枫躺在舒适的浴缸里。萍茹知道枫想对自己说些事情。她是喜欢枫的。

枫是上高中一年级的時候辍学的。她的爸爸去世了，成了家的哥哥不愿意再供枫上学。枫没有哭，回家帮哥嫂照料小生意。起先她们还常联系，过了两年学习任务重了渐渐就不联系了。上高三那年突

然听说枫跟一个浙江来的小木匠跑了，成为小县城人们一段时间茶余饭后的谈资。又后来萍茹上了大学，初中同学联系的更少了。但偶然碰到一两个会说起枫，她人不在，但名声年年传。听说后来又离开小木匠跟一个南方来的大老板跑了，后来又听说在广州还是珠海做了三陪女郎。反正是有她那做小买卖的嫂子，全县城就没有几个不知道枫的事。

“我知道你们都知道我的事。”枫说，没有一点羞愧或者难为情，她点燃一支烟，慢慢地吐出烟圈，如以前看过的电影里的明星。“但我靠自己的努力站起来了，这一切都是我一步一步奋斗出来的。这有什么可指责的吗？有人生来就命好，像你，而有人生来就是为了吃苦。你想想我们上初中那会，你是我们班的公主，我是丑小鸭。那年我爸爸走了，他们不让我上学了，我就想一定活出个样子给他们看。可是就那小小的地方，纵横两条街道的县城有我的路吗？我不跟人跑，我嫂子就把我卖给张黑瘤。”

张黑瘤是小县城的地痞流氓，萍茹他们上初中高中的时候正闹得凶。

“我跟小木匠到他们家，天，你不知道，那地方比我们这全国最穷的县还穷。他们家弟兄四个，我跟的是老三。老大老二都没有媳妇，我一看心都灰了。那时真有死的心。他们家害怕我跑，让老三时时刻刻盯着我。我知道，我跟他跑不是爱情，我只想改变我的命运。可是这样的命运我不甘心。我老老实实在他们家做活，直到他们放松了警惕，我跑脱了。”

萍茹抹去自己的眼泪。枫竟然笑了笑，“看你，还是小丫头片子一样，这么容易掉眼泪！不说了，我编的故事竟然赚出了你的眼泪，没有意思，不说了。”

“我想听。”萍茹说，就像学生时候看到枫早晨总吃那种混合面的硬饼时说“我想吃”一样。

枫是大方的，她知道好朋友是因为同情她而吃这样难看难吃的饼，而让自己分享她香甜的面包。她从不拒绝萍茹的善良。

“先后流浪到福建广东云南，嘿，我可能跑的地方比你多，不过呢，跑的质量没有你高，但总算跑出了我自己的路。到最后在珠海一家歌厅坐台，认识了一个台湾来的大款，他告诉我不会娶我，只包养我几年，他在大陆做生意的时候。对我来说，这有什么不好呢。我过了四年锦衣玉食阔太太的日子，那家伙说不要我了，给了我一笔钱。这正是我想的，我

的生活可以由我做主了。我到常去玩的足疗中心悄悄挖了几个和我一样的北方来的姐妹来到这儿开了这个店。”

萍茹知道枫如此的叙述是真实的,但也知道还有太多太多的伤痕在她的心里。这个坚强勇敢的人!没有人在她洋溢着热情与活力的脸上和优雅的举手投足间看到一幕幕悲剧。

“你孩子该上小学了吧?”

“上二年级了。”萍茹问,“你呢?”

“我?”枫笑了笑,“我还没有把自己嫁出去。”

“只要事业不要爱情呀?”

“爱情,只是你们这样的人才资格谈的。”枫苦笑了一下,“我的世界不谈爱情。”

“现在有了事业,生活比较稳定了,有合适的应该考虑呀!”

枫脸色黯淡了一下,沉默了许久才幽幽地说:“像我这样的人,有地位有身份的瞧不起你,没有地位和身份的既不敢攀你也还瞧不起你。”

“还是你的缘分没有到,会有懂你爱你的白马王子的!”萍茹握紧了枫的手。

泡了脚后枫又拉萍茹去吃饭,然后才送萍茹到火车站。

## 10

“我年底要回家!”枫在站台上冲坐在火车上的萍茹大声地喊。萍茹竭力抑制住眼中的泪水,微笑着喊:“我等你!”

枫,这个在小小的县城曾经和现在都是人们茶余饭后谈论中的“坏”女人,谁知道她经历了这么多?谁又知道她今后的人生还有什么波折?命运啊,女人的命运!

火车驶入暮色里。萍茹凝望一点一点漫上的黑暗,对远去的敦煌默默地说“再见”。

随着火车轻微的“哐当”声,萍茹合上了双眼。

月牙泉边那最高的金山上,是谁灿烂的笑脸对着萍茹。沉稳中有几分洒脱,书卷气中隐现勃勃的生机。他略微眯了眼瞅着坐在离他一米左右的萍茹。萍茹如一尊雕塑,美得像梦!此时西边天空绚烂无比,是美轮美奂的油画,色彩之浓烈,变化之无穷,拿什么来比拟呢?或许是莫高窟中那些飞天赢得游人离去,来这天眼她们的神水中洗一洗被俗

人熏染的裙带罗衣。

没有一点声息,世界凝固,如果有永恒那么就定格在此时!萍茹灵魂的颤抖似乎被那双眼捕捉住了,他说什么?什么也没有说吧!但萍茹感觉到他想说的,他说这是个永恒!电光火石,就在刹那,他掀动快门,一张又一张,这燃烧的背景这个有点忧郁的少妇。这样的风景他见得多了,这点缀在幕布上的人,他是第一次见,这样完美的风景他也是第一次见。他千百次想像她的乐观她的自信她的执著她的甜美,把那么多优点集中在这个学生身上,他想创作一幅油画,尽管油画非他专长。他说过要为学生画一幅油画。

他变戏法一样支起大的画架,钉好画布,一大把各色彩笔在他手里挥舞,燃烧的晚霞,燃烧的沙丘,梦幻般的女子。他着了魔似地涂抹,她一动不动,眼也不眨。她要把这画永远摄入自己的像册,留在无数个寂寂的深夜翻阅。

夕阳怎么不再坠落,直到老师惊喜得像个孩子,他创作了自己的《蒙娜丽莎》。他不再是四十岁的男士而是二十岁的青年,火热的目光灼灼地在萍茹眼中燃烧。萍茹怕了起身就跑,一气跑了好远,转身,他竟然就在身后,笑意深深,憨态可掬。他伸手轻轻牵住萍茹的手,萍茹觉得握住了幸福。一直走,金黄的沙坡什么时候成为大红的地毯一直铺到月牙泉边的小庵,静师傅笑靥嫣然,小尼喜气洋洋,她们说“恭喜恭喜”。老师牵萍茹的手进入萍茹曾经住过的那间小客房。大红的双烛火苗子扑扑,中堂那幅墨菊换成了一幅“洛神赋图”的摹本,小茶几上方的四幅竹子也换成了四幅仕女图,一个个丰腴饱满肌肤凝脂散发着馨香。萍茹有点迷糊了。

“我们结婚!”老师俯下身子眼睛看定了萍茹,声音柔柔的像一阵轻软的风吹过。

萍茹仿佛记得自己已经结婚了,又觉得没有过。她困惑地望着老师,这个俊朗的男人,这时候因为幸福的憧憬,萍茹怎么也看不清楚老师的面容。萍茹无数次地画过这张脸,但始终是模糊的。她问自己为什么要结婚?他马上回答:因为我们相爱!萍茹说:我不知道爱不爱你。他说:你日夜思念着我,你的快乐,你的悲伤都告诉我。我分担你的忧伤,共享你的快乐,这就是爱!萍茹问:你爱我吗?他马上回答:我默默为你祈祷,我深深为你祝福,我忧伤着你的忧伤快乐着你的快乐!萍茹说这远远不够。他马上说:我们心有灵犀,你懂得我我懂得你!萍茹

说 结婚就需要这些？他马上说 这些就足够了！因为有爱情，什么都不再需要。看卓文君为爱情可以当垆卖酒。不，萍茹摇着头，她总觉得不踏实，这一切像一个梦。

一阵骚动，有人来吗？在这样的地方结婚，我们算私奔吗？萍茹惊慌地向外望去。人声渐大：“检票了，醒来醒来，检票！”萍茹睁开蒙眬的眼，把车票给检票员，脸上飞起一片红霞。万幸，在这昏暗的灯光下没有人知道她做了那么美的梦。

萍茹旁边不知道什么时候坐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子，时髦的碎发，小巧精致的鼻梁，小金鱼的眼睛，嘴不是太完美，嘴唇稍有点厚，有点性感。看萍茹醒了，笑了笑，开口问萍茹要去哪里。萍茹说去嘉峪关。她一下高兴起来，说自己也去嘉峪关。这是一个能言善辩的女子，一打开话匣子就关不上了，开始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让萍茹叫自己小秋。看她这样的奔放热烈，萍茹等她换气的间歇羞涩地提出能否用她的手机打个电话。小秋很是爽快。萍茹没有犹豫，摁下在脑海里盘桓了几天的一串数字。

“喂？”中性的低低的声音。

萍茹嗓子有点发紧，觉得有什么东西卡在里面，嘴张了几下，只瑟瑟地抖出个模糊的“喂”字。

“请问你找哪位？”彬彬有礼的声音，是萍茹喜欢的那种低沉而富于磁性的声音。

“我……”萍茹不知道怎么回答了，“我……我……找……找……老师……”

“什么老师，你是不是打错了？”对方仍有耐心。

萍茹沉默了一会决定说出来：“我是你的学生！”

“啊！”对方一声惊喜的短促的感叹，“你在哪儿？”

“我在火车上。”

“要去哪里？”

“到嘉峪关。”

“是出差吗？”

“是。我七点坐火车离开敦煌的。”

“啊？你来敦煌了？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怕打扰你！”

“几天？”

“四天！”

“四天！”他重复了一遍，“明天到嘉峪关呆几天？”

“就一天。晚上坐火车回家！”

“那到嘉峪关住下后给我打电话，好吗？”

“好。”

“我等你电话。”

“再见。”

“再见。”

小秋探寻地望着萍茹，萍茹微微一笑：“我的老师。谢谢你！”

就这样了。萍茹想。

到嘉峪关是晚上九点多，宽阔的马路上行人稀稀拉拉。萍茹打的到市中心嘉峪关宾馆登记了房，然后出门随便吃了点，转到了广场。广场上人比较多，大多是青年人。萍茹信步走去，广场很大，音乐喷泉边青年们的欢笑水柱一样跳跃。一组浮雕让现代的快乐突然给扼制了，萍茹觉得有点遗憾，这浮雕应该再找个去处才对。小水回环，小小的人工公园，仿真虬杆老树，零散的游乐玩具健身器材，也许是夜的缘故，让人觉得这广场有点空有点寂，尽管灯火辉煌，流光溢彩。

有几个青年，有点流里流气，似乎注意到萍茹一个人，围了过来。萍茹不理睬，径直走开，回到宾馆心却怦怦跳了起来。她犹豫了一会拨了老师的号码，但拨通了又不知道要说什么。

老师喜悦的声音似乎跳起来一样。他问萍茹住在哪儿，还好吗？萍茹告诉他，说还好。有万语千言要说又一时不知道怎么开头，一个满腹经纶的书生，不料是结巴，她张了几次嘴再吐不出一个字。说什么呢？她的作品？有点幼稚可笑一本正经的虚伪！问问老师的情况，可问什么呢？职业？身份？年龄还是身高？这样想着竟笑了。老师是不是长了千里眼，看到萍茹笑了？问你笑什么？萍茹吓了一跳。她可没有出声哪，那笑只荡漾在唇边眉梢。正当这时电话断了。萍茹有点茫然和沮丧，就像看电视剧正到精彩处突然跳出来“咳咳咳”一样。但很快萍茹就想到是怎么回事了。一定是老师不方便谈话，不方便的一定是他的妻子——萍茹还开玩笑地说应该叫师母的那个人。萍茹有点恼自己了，今天要做什么？难道在“出差”的最后为自己创造一点粉红色的回忆？

萍茹躺在宾馆舒适的床上，渐渐平复了那空白的遗憾。她慢慢拉动记忆的胶片，把“出差”这几日的故事放映一遍。这时她感到满足，连同刚才那戛然而止的电话。



钢城的清晨是安静的，不像自己所在的小县城，大清早就开始人喊车鸣。萍茹醒来后撩起窗帘看看外面，又是一个秋日晴朗的天。

她洗漱了，今天是她这次“出差”的最后一天。她出门。昨晚已经看了在宾馆散发的旅游广告，她已经想好了今天的活动。

刚准备出门，轻轻的有叩门的声音。她想是服务员来打扫房间了，边说请进，边开门。

门口站着一穿夹克衫的男子，萍茹说：“你走错房间了。我还没有退房呢。”

他不说话，眼睛定定地看萍茹。那是一双很好看的眼睛，男人很少长这样的美目，里面荡起笑意。

“我找你！”

萍茹一下子明白了他是谁，但还是试探地问：“老师——”

“学生不欢迎老师吗？”他说着伸出了手，一双短小的白皙的肥厚手掌的手。

萍茹有点紧张，她多么想见见他，可此时“老师”站在她面前了，她倒觉得有点慌乱有点紧张。

萍茹只好伸手，他稍稍用劲握了握萍茹的手，很快就松开了，“怎么，你打算出门？”

“打算先去看长城。还是先进来坐会儿吧！”萍茹放下自己的包。老师其实很年轻，萍茹觉得他比自己都要小些。大约一米七六的个子，头发浓密漆黑，很随意的发型。一张瓜子脸，还有那双发着幽深漆黑的光的眼睛，露着盈盈笑意，极为诚恳。

萍茹倒杯水给老师，她想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来嘉峪关的。

“昨天晚上你打完电话我就去坐车了。你后来打电话时我在车上，没有信号了。后来有了信号，我想你睡了再没有打。我昨天晚上，确切说是今天凌晨三点到达的，就住楼下303，就在你的房间下面。”老师喝着水，他看出萍茹的疑惑。

萍茹坐在床沿，觉得有点后悔，说：“我不该给老师打电话，不该打扰你！”

“我的学生怎么有点小气了？”老师笑起来，“如果没有对老师的形象失望，那么，今天我做免费导游怎么样？”

萍茹也被逗笑了。她有了读老师信的感觉，亲

切温和委婉又敏锐幽默。她微微发烧的面孔悄悄地变平和愉快了，那颗怦怦乱跳的心悄悄安静了下来。

老师问萍茹今天就回吗，萍茹说今天必须回。老师问是出差吗，萍茹说是。她不想告诉老师自己是“出走”。老师说那么早点出发，多玩些地方。

他们出了宾馆，先去吃饭。过马路时有车，老师自然地用一只胳膊把萍茹拥到身边，萍茹心怦的一下，一股异样的感觉从心底升起。

吃过饭拦了一辆面的就去长城。阳光是透明的，塞外戈壁上这座钢城雄关，真是一个奇迹。四周荒漠戈壁，就这一方恍若海市蜃楼。

不几分钟就到了。

但老师说这还不是真正的嘉峪关长城，这只是嘉峪关长城第一墩。是明代万里长城的西端起点，是嘉峪关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部分。老师边走边说，随时注意萍茹的目光。他们并肩登上一级级长条青砖台阶，一种历史的沧桑深深地印在这些被岁月的风沙磨得不见棱角的砖上。手拂那一段半人高的青砖，放眼四周的荒滩戈壁，沙砾烁烁，更远处蜃气缥缈天地相接。老师问萍茹照相机可以吗，萍茹笑了笑，摇了摇头。最美好最珍贵的都不是照片上留下的。老师并不勉强，“咔嚓咔嚓”举着相机拍起来。

继续顺着青砖铺的通道向前走，约四五百米，眼前出现气势雄伟的“天下第一关”——嘉峪关城楼。老师指着刚踏入的东门说，这是光化门。进门是内城，沿台阶上至城墙，一步一步，历史就在脚下复苏，万马千军铁骑征夫杨柳羌笛琵琶胡琴夜光杯！“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老师洞察萍茹如涌的思潮，轻声吟诵，声音低徊沉郁，与寂静的城墙一样撞击萍茹的心灵。萍茹看老师，他也在看她，四目如正负两极相撞，再也不能断开，火花迸溅，炫耀了两颗颤栗的心。老师向前迈进一步，萍茹看出他眼底的渴望，一个成熟男人所有的柔情。他，伸出手，静静地等待萍茹让他牵手，今天，就今天他能牵她的手也是不知修了多少年！多少次在读老师信的时候想像着有一天能与老师携手共游，可是，现在，萍茹有点犹豫。她这样做是不是步入那些网络故事与网络情感了？她总对那些网络情感持一种不赞同的态度。老师固执任性地伸着他的手，目光深邃明亮，嘴角是鼓励的笑意。萍茹脸微红，但她轻轻地把自己的手交给了老师。她感到他的颤栗，他

感到她的颤栗。世界凝固,一切现实和历史全都隐退。老师轻轻一带,萍茹就到他面前。轻轻拥了萍茹,让她依偎着自己。没有言语,他们就这样依偎着徜徉在宽阔无人的高高的城墙上,想把自己融入历史。

站在高高的城楼,只见关城为四方形。老师指着下面的深院一一解说,内城、外城和瓮城。三城环环相扣,城墙坚固高深,雄伟壮观,气势非凡,真不愧“天下雄关”之称。伫立城西嘉峪关门楼,极目向西远眺。一川碎石茫茫苍苍的戈壁如海,延伸到天尽头。向南是逶迤的祁连雪峰如银蛇盘踞,又似堆积在天边的白云,把青褐色的戈壁与蔚蓝的天连接在一起。老师请萍茹照张像,说即使没有萍茹的身影,也会看到她的影子。萍茹为老师照像。他仰起脸,稍微眯了眼睛,深情地凝视萍茹,说:“文如其人!”萍茹掀动快门,从镜头里窥视,也说:“字如其人。”老师发过他写的多幅字给萍茹。两人同时笑起来。

他们牵手从一边溜达到另一边,由远望到近,感慨着历史,感叹着沧桑感悟着人生。老师说一直钦佩萍茹文字里一种执著乐观旷达的人生信念,欣赏她的文字的清新婉约,折服于她文字背后的坚定执著。说现在能这样坚守并追求自己理想的人不多,尤其是结婚成家有了安定生活的女人。但也像在给萍茹信中所说的那样,老师委婉地提出对萍茹的意见。说她写的东西受《读者》的影响较大,应该多看些名家散文。老师说:“老钱的文章多读深读精读,这对你写小说有好处;小丰的散文多读,你的风格有他的影子,有平实质朴的一面。人家的散文信手拈来从从容容,行云流水,毫无构思之痕迹。”萍茹如一小学生,频频点头。

老师笑着摇萍茹的手,“看你真是乖学生!这样的老师胡乱编造也听得认真真。”

萍茹认真说:“你就是老师呀!”

“这样的学生,即使我是再蹩脚的老师我也想要!”老师眼里流露出一丝狡黠的孩子气的神情,神秘地问,“你知道为什么吗?”

萍茹笑,“看老师现在哪像老师啊,小顽童一个!”

“是老顽童。我告诉你,因为我这个学生必成大器,老师可以跟着出名呀!”

萍茹说:“我不同意!你原来有这样的私心!”抽出被老师牵着的手向前跑去。

从嘉峪关长城回来已经十一点了,老师带萍茹去看嘉峪关的东湖。浩淼碧波涟漪轻漾,两人坐在游艇里,天蓝蓝融在湖里,水蓝蓝映在天上,丝丝缕缕的白云是如玉的湖水淡淡的纹痕。萍茹拿了相机照相,老师掌握方向盘操作,游艇慢悠悠荡在湖心。

“明天再回行吗?”老师问萍茹。

萍茹摇头。

老师揽住萍茹的肩,让她面对自己,凝视着萍茹的眼睛说:“我们不能说一个字,因为我们都没有资格说这个字。但我可以说‘喜欢’,每次给你写信我都不能抑制自己的心跳和心疼。我想和你聊天,可是面对小小的窗口我怕自己的感情会把你吓跑,只有沉默。其实我知道,我这次与你相见,是犯了最大的错误,但我不能不见。我知道你将从此在我的世界消失。你是这样果决的人!”

萍茹不觉流出眼泪,是这样的。她绝对不会再和老师有任何联系了!感情到这样,还能有什么样的结局呢?她向往的牵手,会温暖她一生的记忆。

老师为萍茹拭去泪水,萍茹再也遏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人生若只是初见!他的吻强有力,她不由得回应。今生让我做一次坏女人吧!

泛舟东湖流连迎宾湖畔匆匆一瞥酒钢公园,时间已经到下午四点。萍茹坐六点四十的火车。

两人到宾馆取了东西,老师带萍茹去吃饭,然后送萍茹到车站。他也将于八点多坐西行的列车回家。

没有话语,四只手紧紧握着,四目紧紧缝合。

车来了。“我走了!”萍茹没有说“再见”,他们再不可能见。

老师低头咽下眼中泛起的泪光,“保重!”

火车风驰电掣般挟萍茹离开她的梦之旅的终点——嘉峪关。再过四五个小时,她将回到自己的家,“出差”归来。今天早上她给梁悦打了电话,说晚上九点多到家。问梁悦家里都好吧?梁悦淡淡地说都好,就挂了。

萍茹不知道小小的县城里是否已经有她的传说。

责任编辑 阎强国